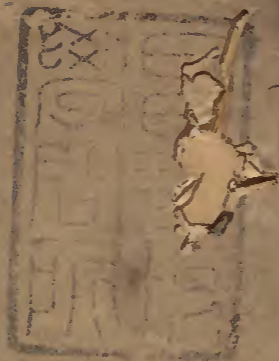


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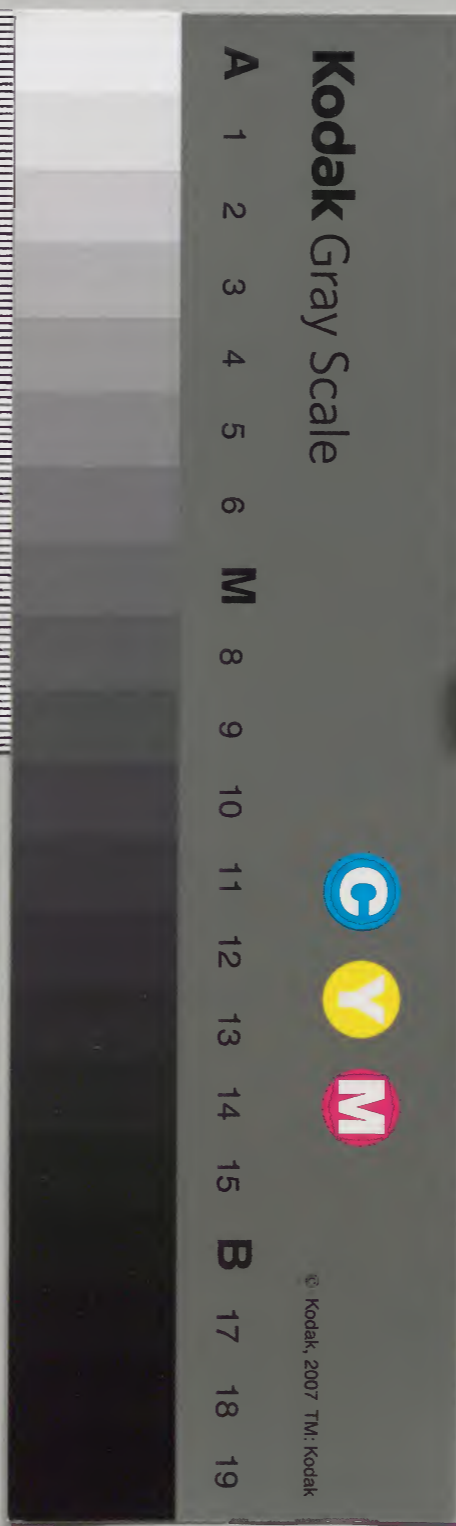
前紀五之九



漢書門			
五〇九七	一八七	一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内閣文庫			
五〇九七	一八七	一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5097	
冊 數	16 ( 2 )		
函 號	286	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羅泌輯

漢學文庫  
男革註

雲間陳子龍閱仁和吳弘基訂

西湖金堡叅錢塘張孔法較

因提紀下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各

前已卷之五

隨伯敬曰。有事不及無事。病人不藥。當得中。醫亂生。于治者多矣。

路史

前編

凡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

乎心。知人聞世云。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

况其散者。成玄英云。狗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于

物境。精神安靜。志外于心。知則外遣於形。內忘于知。

鬼神冥附。而舍止矣。凡蘧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言伏羲凡蘧行之。以終其身也。天下之人

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殼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籥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

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亦見元倉子。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

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諫之。藥石

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

之謂平。及夫婁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

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

效。彼凡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

儷焉。

孫韋氏

昔莊周訐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

各

前已卷之五

二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豨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圃曰園曰宮曰室。護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弳。相常。若豨韋矣。豈亦商之豕韋。

哉。集韻豨韋音締李軌說太史官名音治今丹壺書繼諸几蘧氏之

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豨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妒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緊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豨大巢氏。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

孫月學曰人衆物寡九慮物強人弱大勢如此故豨驅之烈比

竹紀卷之五

于平成

入粟  
祭日

而禽獸哀人不勝禽獸也。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之羣居。天下歸曰有巢氏。人食粟，菘、蠃、腥臊臭惡。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其為民也。登巢椽，蠶東征賦云登巢而椽蠶，注謂上古無宮室，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都，燧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乎。上世椽蠶，蟄而食，疏撫毛皮，以自蔽。蠶與蠃同。情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餘者，飲其血，罾其孺，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椽栗以為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禮存三古，玄酒以是上古之禮。醴酸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中古之禮。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豆鉶羹，則純乎淳。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

陳肴公曰：清淨之旨，庶幾上皇。紂音秩，縫也。

矣。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滋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為政。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為燧人時非。木皮未委，於復塞其羽革。紂衣攣領，着兜胃以賁體。見呂覽周公告成王云：古人胃而句領，謂三皇時以胃覆頭，句領，遶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胃覆頭，句領，遶頂。至皇帝始制軒冕。民之塗者，猶未詳焉。過者顛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

前已卷之五

徐文長曰  
叙至此  
漸華貴

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

晏子云古者秩衣孿領而王天下其義好

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

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

下之人不朝其治三百餘載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

二千年矣栖於石婁之類道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

東北有婁鄉是然于琅琊遠矣而又汝之梁懸有石

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土京隋又改曰石樓

樓山此宜是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

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

浸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

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

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

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

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

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

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駮延於春秋以抵

李卓吾曰。前古兵法。俱明心理。後世目為武人之事。是以戰伐為擊。儒者爭言可去也。

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禡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為不可。曰。為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諱戰。而錄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眾潰弊。天下無兵。汔未見無禡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去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為矣。何事魚鼈。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為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獲苓之養性也。而却癩攻積。巴苾



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  
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  
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然然  
一鏹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  
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於閑暇  
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  
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  
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  
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  
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之  
泝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  
而後動不敢為主為客非去兵也而後應而漢祖平成之  
困唐宗安市之屈失於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  
陳濤之奔失於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仁  
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

是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與。若蚩尤之斬  
又秦趙之阬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  
邪。彼光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

之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  
光。猶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

萬里。有申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  
昭王游于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

母國名。詳餘論。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

音辨

鳥啄其枝。則彘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  
月之處。予嘗論滌

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  
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

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觀此燧木  
有鳥類。鳴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雖燧人氏在包

義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  
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

雄勇為火山軍。亦  
循梧州火山之火。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

別五木以改火。詳數上古之人。茹毛而啣血。食果蓏。

蝮蠃。臄腐。饑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

灼以炳。以熟臊。勝以燔黍。捍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

第鹿門曰。前紀上壽以萬計。中壽以千計。下壽以百計。不聞

燔灼之事。而天年不殞。何也。

路史

前編

祭禮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俎。燕其肴。所以存法。太古腥俎。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以黍與豚加於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

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辨

遂人氏。或曰燧人。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刃。民

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典略云。燧人鑽木取火。免腥臊。變熟食。人事

也。白帝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

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

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於是

范金合土。為斧重作。蛙高。甌詭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季春心昏。見于辰。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

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中論。夫心見於辰。則火大壯。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

人以漁。尸雖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

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各位乃具爾。命明

繇政乎陞級。朱均云。辨等。畢旒辨乎方色。論語。摘輔

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購。成博受乎古諸

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隕蓋錄乎延嬉。

各

前

紀

卷

之

五

延長嬉福也。蓋謂祭祀。崔沔議云。祭祀之典。肇于上古。人所飲食。必先薦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毛之薦。未有翹葉。汚尊。杯飲。則有玄酒。四后職而天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蓋一作丘。四佐洛。龍圖送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遂人出天。四佐洛產也。龍圖送

瑞。龜字効靈。錄見畫。於是占建而正方。鏡云。燧人氏占斗極而定方名。握幾矩。表計寘。圖矩也。演命明道經。東西南北是也。握幾矩。表計寘。注云。矩燧皇謂人皇

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康成云。矩法斗機運轉之法。本天以施政教。作其圖。謂之計寘。在伏羲前。于時無書。刻石而謂之命。刻言倉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七政詳慮記。主祀斗威儀。以為

法斗而為七政。始注物。虫鳥獸之名。春秋命曆敘之。禮記。迄所興也。始注物。虫鳥獸之名。如牛之曰牛。始名物。虫鳥獸。夫物虫之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必承之。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一。黃帝正名百物。夏禹主名山川。而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其人。世自隱也。

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貴。管子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以來。遂人

以通貨。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矣。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

下龍溪曰。惟聖人然。淺能踐形。則天下之

則天下之

女二十五。王充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  
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  
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說。亦然。  
白帛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  
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  
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恥  
但。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  
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尊卑之禮。起于遂皇氏云。  
禮有三起。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于

黃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始著  
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  
姓始王天下者。是  
燧人已著姓名。治律蒿高之石室。以火著記。古史攷  
云。有聖

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食。號曰遂人。伏  
氏書以燧皇與義農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  
尊。故託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義皇于人。神  
農以地力。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二五之  
運興矣。應氏之說。亦然。故成康六藝論。以遂皇為人  
皇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  
人皇初起。故穎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  
轅。而同以遂人為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  
舜并預焉。謂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二百有三十載。六  
時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二。百有三十載。六  
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凡十一代。乃至伏羲。始作十  
二言之教。注言。遂皇在九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  
人。子孫相承。二萬一千年。至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  
包義代之。古史攷燧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與六藝  
論不同。穎達疑是三姓  
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曰

粵有大聖。游於南岳。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握機。方厘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紉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已。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已。

卷之五

女右去積二十而合於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  
 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己  
 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  
 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  
 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  
 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男子陽火元氣。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

嘆明卿曰。此易效之。禮。後世違之。或相什。伯。天項。後。民。禮。不可。復。

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  
 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  
 每至于夭折。韓維有言。鑽火變性之下。父老而慈  
 子壽而孝。羲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于禮。亂  
 於樂。囂薄澆為。淳風。燧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  
 官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  
 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  
 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

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宜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膺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

庸以兵城從成。古墉城字只此作。

羣玉

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

府也。

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也。四徹猶四境。一作徹。

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

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

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

姓至死不相往來。或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為一而繆。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子夏易傳曰。上古官成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



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象冥。執以相攷。鄭云。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結。亦意逆之說。爾今吐。昔犬羊。其民僮蒙。莫知西東。同。猶以刻木結事。可知繩也。

摩。蝨。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

可。尾。虺。虵。可。蹶。而。人。無。有。相。媚。之。心。淮南本經實有季子。

其性喜淫。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

產子。身人也。而尾號馬。是為三身之國。市特貿易眾聚之處。張華

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爾。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卦茶曰。是雜牧也。

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

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

不周。山大則有帟。豹熊羆。蟻蛆。而况又有大者乎。

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

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

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屋矣。人生其

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

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

黃石齋曰。曠理。益人神智。

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於山無知。且以孔丘為梏於淋詭眩怪者。而况於凡乎。凡入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蘓荀偃視不受舍。晉極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鬚。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厭火流鬼。野人落剝。充匈其間。壯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邪。

落剝。羅剝也。國在婆利東。聖人慮與林邑為市。說見餘論。

鍾伯曰。山海經一部。括之有餘。道肆盡而文簡密。

天下之徂于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賸事物之變。推至道。開廷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蠹載鬼之類。尚筆於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賸。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昏昏。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

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觀流屨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為常。而衆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曰之以怪焉。

右曰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全本前紀五卷 終

卷之五

本國縣縣五六十百六廿  
無姑自之以此  
衆人心感對與不可不  
卷管喉子曰何對矣而未  
異之一貴限對亦常矣又  
異對林勝飛舞而大感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男 革 註

雲間 陳子龍 閱 仁和 吳弘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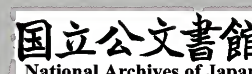
西湖 金堡 泰 南昌 喻士鐸 全訂

禪通紀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倉非是。按倉氏出于蒼舒。

秋時有倉葛。名頡姓侯岡。見地龍頡春秋命侈哆。見



簡云。四目靈光。廟碑云。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其銘曰。穆。聖。蒼。素。

年六平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于。是謂崇仁。帝倍戴于。是謂清明。堯眉八米。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桀。聖文王四乳。是謂舍良。武王斷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為。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契。安也。有辨見發揮上天作令。為百王憲。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并孫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攷二句。乃冠謙所纂。實有睿德。生而能書。隨策于黑帝。安和國主。禁文已。

及受河圖綠字。河圖王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字。孽也。言滋。孽。孖同。故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嚴父子之儀。之內。以肅尊卑之序。鄰里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冰。於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蘊盡矣。倉帝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魏略言。邯鄲淳善倉頡蟲篆。是矣。自

音釋曰。入文秘緯。矣不洞徹。

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雖曰篆籀與倉頡二辭所謂古文因而用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至三代不更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六辭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同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於何地。古文為本篆籀其子孫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作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者子孫滋蔓而相生爾。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論衡云河出國洛出書聖帝之瑞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無此怪或倉頡作書適與之會爾。蓋

也。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乎號

而升封於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

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一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后世目之以告太平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于泰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以爲近。豈謂太平不敢歸已推德于天我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已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于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特帝王之顯名爾。示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

字。以皆可。得而知者。世儒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謂可廢者。特不詳其本。我亂百有一十載。廬陵縣化。

仁山境。舊有。勝祠。有倉頡像。雅列宰邑。治學。先公。都。侯。從。其。像。于。學。曰。目。龍。袞。右。扁。猶。為。倉。王。誤。矣。

于陽武。今開封之祥符。故汝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城。及。列。仙。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

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引。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

空。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其。後。世。終。莖。街。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覽。皇。

氏。倉。頡。者。為。之。爾。終。莖。街。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覽。皇。必。祭。所。先。倉。頡。之。文。空。今。人。日。範。矣。

揚。升。庵。曰。古。人。飲。食。必。祭。所。先。倉。頡。之。文。空。今。人。日。範。矣。

云。倉。頡。以。兩。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兩。寅。死。辛。未。莖。蓋。五。日。始。莖。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槁。作。

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出。于。上。古。特。未。可。執。

夷。門。氏。倉。頡。氏。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

夷。門。見。姓。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

卿。士。為。斯。其。胃。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為。晉。侯。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

宣。多。以。功。佐。國。目。以。為。氏。然。祀。之。後。與。魏。侯。奴。氏。渴。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並。為。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昇。聖。人。也。而。其。末。深。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

末。深。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前。記。卷。之。六。曰。

前。記。卷。之。六。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陳卧子曰  
事少理多  
古文至境  
後人不惜  
累贖遂至  
有文無理

所用墳典鼎彝之外。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止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竒它之。目如秋荼。而民止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寒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相冢。止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狝夜哭。謂鬼止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

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

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是為皇栢。

共工下相皇栢。妄也。其失源于班固應劭。叙于伏羲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聚伏羲之跡。或云其佐。皆失之。

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出搏日之陽。駕六龍。

搏桑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于寶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業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

皇栗陸之時。立於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方志華夷。斯至治矣。



義山與地廣記皇柏山在開封陳留縣 其後為柏今蔡州西平古柏園春秋時柏子之封

有栢氏風俗通云栢皇氏後 栢常為皇帝地官栢亮人為顯畜

師栢昭為帝學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皐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皐辭為諸侯而耕一作子高通變經老

子言自開開以來千二百變 建周之世有栢罔為太

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姓書又有白侯氏按漢尚書即白侯

馬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

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

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

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飲同符合證各

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

眷命必先幾見於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

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饗大饗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

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  
 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水。及夫武王。火烏涿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衰在木。火生於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  
 相召。箕廬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  
 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  
 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採光貫月。而颺顯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巨  
 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  
 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  
 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弁。既本跡瑞。契先湯。修  
 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弁后稷。周木德之  
 祖。契司徒。商水德  
之祖。女修羸。  
 秦水德之祖。嚶嚶草虫。趨負螽。龜鳴泮。隰鼈應  
 淵中。馬羗截玉。梧桐斷角。冰石臥鐵。毒冒翁。諾娘  
 臨門彩。味蔑嬪。在軍。臯鼓。噓嬰。媿。豨。母。乳。出。甕。血。  
 動。痼。疾。發。蠶。解。絲。而。商。絃。絕。綠。類。而。升。固。有。不。期。

侯即契

尾。麓。合。離。十。

各

前記卷之六

七

然而然者。狼狽齒鶴。離矢中彙。使席伸地。令豹止。搏勞施地。守宮弭蠱。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克商。以火德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為紀。有統亦當千。緯以八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哀以武興者六。

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于推步。作大唐千歲。

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隋短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運。土運浚歸平。唐因魏晉至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診氣也。是亦張說等之佞爾。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失次。共工羸秦。俱不得選。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

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敘釋云。中黃真人者。

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于聖路。即胎藏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散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馬。上馬者五。其次亦五。中馬有五。其次亦五。而下馬者又五。上之于下。人半馬。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聖人所以縷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當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淫墨。非有秘錄者不得。

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莊子云。昔者廣成氏。大庭氏。栢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之。周所敘。乃封禪之帝也。

居皇人山之西。是為穀部山。

地記謂之三皇山。圖

經同在孟之河陰縣。

一曰中央氏。

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央。掌其中央者。以中

央為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即帝倍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以蓋又繆

以央為英爾。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

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饗。鞠人之養也。

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

頁西山曰。以亦封禪。注。然本。

各史

前記卷之六

九

紀曰。封禪  
之帝也。故  
空始詳于  
此。

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綠岱而對  
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  
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曆年千九百  
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他君曾未之行。武  
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  
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昨  
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浚中材之  
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  
中間妄引昌輝。假稱冀楚。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  
乎清寧者。武接于中。植矣。孽臣豔后。穢挺嵩岱。先  
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  
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  
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  
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為矣。君欲行之。則盍反  
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見

甲開山圖六帖韻海作五風誤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

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庫在魯城中曲阜之高處。今在仙源縣內。

東隅高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後世以其火德。故以之為

神農。目復謂神農都魯。妄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羲。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益

後有大氏大庭氏。見姓纂。風俗通。英大填為黃帝

師。大山稽為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唐勃海姓大。太

山稽世音為泰誤。

陳即子曰五言曠古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宰。聖人在上。情款通乎

人。德惠加乎物。則欣々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

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歎々然。為聖人延

禧而永卜。及有失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

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憂。乃弗復告。而

譴極以隨之。是何數々然邪。昔者秦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

天不愛道。地歲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  
 民侗儂。瞑々。踵々。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  
 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々。植々。而弗鄙。弗天。是  
 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  
 誕。而情不應。一惛于上。而羣有歧心者。旋攻之于  
 水。是以父愛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  
 盲禿狂偃。萬怪偕來。寔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  
 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々。惟  
 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  
 未幾。而昭士已悻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  
 事。乃至詆符瑞為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  
 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應。風雨明晦之變。  
 即吾心之妙用。而饑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  
 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雖鼎之雉。退風之鷄。  
 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  
 蜚蜾麋賊。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

事應作史  
本類去處

沸音費  
沸同

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為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戕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孽專政。穀果不實。臙致蠹。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葑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濤冢崩。而周以東。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杖祥。不勝善政。是故譁變異而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亾。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早曠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為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為欺邪。惡戲孰能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

各史

前已卷之六

十三



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城也。見天之不見祇地之  
 不出孽。則禱於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  
 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  
 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  
 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古以陸為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睦。教昏勸民。復

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携。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

辭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鄧析後有

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  
 之子。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  
 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  
 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  
 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  
 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子奪。若權衡然。

孫月。舉曰。沒世暴君。栗睦似焉。關上古民。君不得。携可以準。民情于今。

陳師子曰  
可與權

呂氏

前經

十四

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

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為討。為累上。此二傳之獨

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以罪。公羊云。稱國者。君殺之。亂得之。諸侯之

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

矣。是故會聘。蒞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自大夫以上始書于

策。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夫人而不

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為載書。而盟諸侯。

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渡有

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於天子。及其有

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

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

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

也。皆奔而渡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

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

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

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偕繇

各

前記卷之六

十五

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

孔父仇牧首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

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賤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

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固未有稱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

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

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

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

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

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

觀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

朝之譖莫膠樵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

于君譏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

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

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躬丁衰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諫方褒嘉之不暇而

張天如曰。近世李温。陵藏書一。史多翻城。府斷引立。案猶表血。性而卒有。異端之風。則人心委。蛇世道傾。險何自止。乎長源此。

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

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

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治之忠。縱未比

干。件因不在宋子哀魯叔躬後。干何賤。且大夫生

死。皆名禮也。是故死雖無罪亦必名。所以正君臣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為罪。是所審之大

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特不足登春秋爾。願以

為非罪邪。晉一日殺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

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

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讖刺。晁錯以忠

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

討賊。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

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伏馬。不鳴鴈。然後為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

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

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忠也。乃曰

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為人臣而量輕

重。以進者。全軀捍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

區。自處哉。陽之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故非

論家契深

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  
下死節。否正真。不殺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  
為良史。通鑑論東漢黨錮  
似此俱未善。

贊曰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々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  
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君臣。  
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以興。  
布秩奚怪。  
禪通紀一 前紀六卷終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

泌

輯

男

革

註

淮陰

陳台孫

閱

仁和

吳弘基

全訂

西湖

金

堡

叅

錢唐

金

堅

禪通紀二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

釐本又  
作駮

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

昆釐皆有昏意  
連蓄皆有積意

後有釐氏厘氏駮氏

于志  
寧云

各史

行已卷之七

近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止之矣。有或襍

出傳記。如焱氏。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于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

也。其數泰氏著於莊子。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鹿云。上古之帝王。無名之

君。李以為大庭氏。龐子問曰。太上聖成。雄注謂伏羲皆非。成雄氏。氏之道。一揆用之。萬八

千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久。鶡冠子曰。成睢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冰紀作成鳩繆矣。

素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鶡冠子。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

不厭。其用不蔽。故能瞬闔四海。以為一家。夷務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內崑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

起等世不。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洵穆難稽。然可奪者。

又懼沒厥跡。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紹物

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招輪。璞。較

卷史

前記卷之七

二

最揮云。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

占史攷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或云居軒

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

所避風雨者。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非所居也。

以為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軒轅金長寸七。不重十二

銖。文作草者。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義云。古文軒。篆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

化。故蔡氏化。法。經云。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是也。有幣論見。菴。揮。

贊曰

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

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

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

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

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

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六韜柏皇

氏。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堯。誅而不怒。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

董氏有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莊子所載

金兩種二古封禪之王王存義云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

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而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

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八一

情恍如遺在人呼出也吸入也一之謂尊二之謂謁

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密義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

大庭情恍如有所遺也故曰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

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

以胥而自况胥史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第十四

洞天也仙傳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

於衡阜虞帝登仙于蒼吾赫胥曜迹于潛山黃帝飛

輪于鼎湖此也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後有赫氏

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孫作扶胥越絕書

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

也蘓也

揚升庵曰自况以胥同以胥民開石世孫軍不穀之文



陳卧子曰  
人王好道  
未必神仙  
而左右引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奢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奢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誇名，而治愈早。禮方士，將來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

真入情。莫  
此為易。故  
神仙者。雄  
主之歸。堯  
幸臣之津  
要。

儂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漆也。義以  
是傳之矣。炎以是傳之。黃克傳舜。舜傳禹。小顛顛  
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々外馳以求之。  
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  
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速於人  
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  
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  
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儂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  
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  
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  
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  
是。赫胥氏之所為。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懷惑  
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為天下笑。鄉使穆  
王。當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羝宮。明皇稽至德之

張侗初曰  
史稱東方  
論諫數言  
明性得道  
至矣對惟  
主驟馳不  
得阿說不  
得以此可為  
誇

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為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日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知道，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矐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侂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說文：葛，蓋也。與鵲皆音蓋。而集韻：蓋，覆也。居葛切。蓋，曷盍古通用。故曷旦作盍。旦，涓竭本從盍。一皆從葛。世不知爾。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

呂氏春秋  
曰：昔葛天  
氏之樂三  
人，蓀、牛、尾。

捉足以歌  
八闕

摻尾叩角。龍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  
常。六曰遠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  
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  
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摠禽獸之極。  
常昭云。古之王。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  
草木。奮。穀。為。奮。五。塊。柎。瓦。缶。武。梁。從。之。是。謂。廣。樂。於  
穀。遂。為。徹。闕。為。曲。塊。柎。瓦。缶。武。梁。從。之。是。謂。廣。樂。於  
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  
幣。文。有。葛。李。洎。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  
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白。曰。辭。白。聲。無。義  
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  
喝。同。所。謂。田。喝。田。喝。土。事。古。文。曷。多。作。曷。猶。此。後  
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權。氏。

贊曰

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  
信。不化而行。垂法葛天。蕩々難名。載民玄鳥。臨物  
之極。八闕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帝有占。  
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  
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  
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之節文爾。

各

前已卷之七

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業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禁，有一代之樂。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誇蟻以為行，疇怨以為賢，託音乎聚俚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

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嘆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以仕為通者，滿而不止，以隱為高者，往而不返。然而特雜是章於問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為君人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賢士大夫哉？

施者殺而肆之，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鹿施

蔡虛齋曰。孔子弟子。序書請是。儻然述載。經此一覽。一句一節。一章一第。皆具源委。大儒之學。識在千古。

晉皆如牛羊。左施秦施莫萬。晉施二世之殘骨肉。邢侯跡魚于市。山海經。殺而施之。

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懷

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帝賊。虐諫輔而

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

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

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有仲林圍祝鯨王孫賈等。知

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

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

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

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

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

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友哉。而世又有無

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中南少室。皆為捷徑。

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

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

俟之態。固嘗見於原壤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

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渡何為邪？譏山南、姍文、王譙、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混濶之竟，而禮者人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焉？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人裸裎，託音為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後，莫不以為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耶？死惡其汚於地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深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路史全本前紀七卷 終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男 革 註

吳興 李令哲 關 仁和 吳弘基 全訂

西湖 金堡 叅 高鼎燾 全訂

禪通紀三

尊盧氏

管夷子曰 湯七年吳 尊盧氏 董氏錢書有尊盧氏幣其文作盧 是為宗盧 禹五年水宗尊古通用故賈逵以宗盟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 人之無疆為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前已卷之八



有賣子者  
湯以莊山  
之金鑄幣  
贖人之幣  
禮贖子之  
幣以歷幣  
之金鑄人  
以救人

物。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幣。遂人而降。帝世者皆立貨

人者成與封禪以昭受命。今惟著代有其迹者尊盧

蓋以代別或疑以為黃帝幣者蓋以葛盧之山

無所甚疎。抱德傷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

餘載。位。強。臺。之。陽。莖。浮。肺。山。之。陰。即今藍田山其西

見後魏風土記及長安志等山十名覆車郭緣之云

如覆車次有女媧谷十名玉山寰宇記女媧氏陵亦

在此知茲地後有尊氏尊盧氏。見纂要文世紀

為三皇舊居。吳英有巢朱衣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劭風俗通

則同班衣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從之

而妄著之于後爾。自余季甫志學。遵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日三

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造異書。訊旅人。求金

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

為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

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

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

眉得黃帝之款。於雞得帝鴻之坊。於雲陽得少昊  
 之埵。於成陽得慶都之籟。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  
 陳倉得娥眉之疎。於商於得女英之壘。於杼山得  
 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墓處。而  
 崔駰薛瓚俱云濟陰毫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毫  
 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  
 無邪。按伏齠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  
 冢。今悉成止。而社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  
 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  
 城宜其為是。而記乃稱王一喬墓。毫之湯冢。已氏  
 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  
 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灾。行湯  
 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  
 之都毫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  
 二年伐湯。三年與毫戰。毫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  
 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毫王。為秦所滅。乃西戎

之君。塋於徵者。而非滅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息。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恩靈之于河。是知成湯之寔。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々可知如此。而成湯之滅。不壽獨何歟。良可嘆也。

祝誦氏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磬及漢書為容皆作頌。有以也。

一曰祝蘇。

見金縢

是為祝融氏

祝融也。化而裁之。謂陸細解。子等。是為祝融氏。月令說云。木叢而榮之。金尊而

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熟之火也。白。通云。祝屬也。融續也。能屬續三王之道行之也。

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蘇其德。道書以為。即老子說。

見餘。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

治和。萬物咸若。梁武祠堂畫像碑云。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嗜欲。刑罰未施。六韜云。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也。民。民。於是聽。化之。未賞民。勸之。皆古之善為政者也。

矣。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謂神明。而和人散。是以耳目聰明。血氣蘇平。而壽令長。移風。

按耆谷即  
嗜慾

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古非帝王不作樂。孝經五行鈞

命決云。伏羲氏有立基。神農氏有下謀。祝融氏有祝

續。祝本多作屬。見白帛通義。及諸樂緯。其義通也。

以火施化。號赤帝。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

融亦號赤帝也。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也。祝融氏號也。祝融職

融。回為祝都於會。故鄭為祝融之墟。會即鄭也。其地

漆水在郟。祝融之墟。至周重黎之後。慶之為郟國。春

秋有郟城。其地在漆洧間。今新鄭東北三十里。有古

郟城。是也。上古帝王之都。為之其治百年。塋衡山之

墟。漢鳩氏人臣。故齊止言建國。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陽。是以謂祝融峯也。衡山記云。祝融託其陰非也。今

楚靈時。山崩冢毀。得管丘九頭。圖馬。荆州記云。衡山

之南。有南正重黎墓。故思玄賦。有頰衡阿。睹有黎地

墳之語。然張盛二子。皆以為黎。則不然矣。今其祠。廟

記咸以謂高辛之臣。且高辛時。黎為祝融。黎死。吳回

代之。而黃帝時。庸光亦為祝融。何得指為黎哉。且少

昊四神。咸無塋處。何獨於黎有墓。此又漢儒臆說也。

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蘇氏。見姓苑等書。白帛羣

皇。宋長論三皇。而數祝融。而出黃帝。梁武帝祠畫像

述先。伏羲氏。次祝誦氏。次神農氏。乃及黃帝。顓帝。蓋

有所本。豈溥云。帝浩之臣。我洪丞相云。先儒說三皇

之後。黎為祝融。惟莊子以祝融氏與伏羲神農赫胥

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

以祝融為祝誦。而介于義農之間。白帛之說也。

# 隔八相生圖

生六律	益一隔八上	六呂皆三分	應鍾為陰月	呂林鍾南呂	大呂夾鍾仲	生六	損一隔八下	六律皆三八	無射為陽日	洗蕤賓夷則	黃鍾太簇姑
-----	-------	-------	-------	-------	-------	----	-------	-------	-------	-------	-------



#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天地之間較者如雷霆  
小者如蟻蟻皆不得其和  
惟十二律定而後較之大  
者不過宮小者不過羽較  
始和矣以此被之八音則  
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  
和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畢至矣聖人一天  
地贊化育之道莫善于以  
矣



前編卷之六

贊曰

伊古祝融人萌榆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矣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為祝蘇以諧人神以通倫顯順火開祥肇稱炎帝承師厥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為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湛然中足不自水入一莫於物則侵淫畔肆滑喪其天以至窮人之欲而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嘆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

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人感其心，不可測度，而憂喜忿鬱，感發於外者，有不可得而抑。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蘇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怫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和而不相倍。詩以志之，書以著之，易以通之，禮以體之，春秋以守之，本末相從，五者備道，故得陰陽序次，散動氣隨，而物備而樂成矣。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嘯蜉旁魄，風颯驛驛，而庶物之露生，天地之德產，莫不誘然皆作，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浹於骨髓之間，而固其肌膚之會，鼓舞品彙，陶冶姓族而不自知。故中散鼓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蘇。中散自至而然也。中散者一性之蘇。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為深通者也。人為之主。而情為之本。律為之用。而器為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為之用。金石。絲竹。陶匏。革木。則所以為之居也。陸歌下筦。貴人。散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散之飲也。而五散以為之侑。宮肩信而侑意。徵肩禮而侑神。商肩智而侑志。羽肩仁而侑魄。商肩義而侑魄。羽肩智而侑志。宮弘以舒。徵。取以疾。蘇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蘇。變蘇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鍾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歷之原也。在律為散。在歷為氣。以故律歷同起。冬至散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鍾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為三十有六。三律之為四十有二。而黃鍾之本立矣。六始為律。六

各

新

九



間為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復。六陰乘位而始於垢。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已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為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莠。皆自始矣。乾為大赤。坤為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孩于亥。根于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于乾。而三白生。乾坤媿于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奏黃鍾。歌太呂。奏大簇。歌應鍾。以合穀也。聽樂均。權上灰。度晷景。候鍾律。以諧氣也。穀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難之。重者濶之。畸者戒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攄。於以退乎不正之。

濶音濶水  
名  
攄音護

易史

前紀卷之八

九

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  
 宮夏律而雷發鼓宮動鯨而寒谷春生微動羽而  
 霜電夏卷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鼓生於日律生  
 於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八卦納甲而土日通焉。  
 五子居律而八卦隱焉。是故以鼓召氣以律定曆。  
 取八方之全鼓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地  
 之蘇命垂別之妖而敵情之勝負馬步之多少悉  
 未逆而知之。同鼓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  
 音尚宮武王後紂之必敗南風委而死鼓至師曠  
 必楚之無功七六之絲合而八卦之氣成四寸之  
 管來而八方之風至。充之者足以移民風而化民  
 俗。聞之者有以攷其德而知其治。英莖弗得弗諧  
 雲咸弗得弗蘇淵韶弗得弗備護武弗得弗古。探  
 五行之妙用竭萬物之英華著其素而直其情以  
 之節事而治容徹志之孛解心之繆去德之素達  
 道之塞是以陽不宥而陰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

前  
 卷之八

按周官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致衆物及天神九德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祀矣諸禘之物皆不約而自至非証也

史

前紀

十一

懾。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貌正而氣得。氣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齊。色齊而天下化。空窾之室。膺胃之伏。關鬲之擬。渾涵水結之處。隨其元而克之。無細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於鳥獸之聲。猶悉關於樂律。大昭小鳴。四時迭起。而協氣薰蒸。嘉生殖祉。地紀天瑞。諸福之物。皆不約而自至。若方諸之水。圓鑿之火。緣類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豈漫歛歛衍鬱振寤竭怒之患哉。祝誦氏之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蘇。伏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厲。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為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蘇而已。故清錄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

前紀卷之

揚升庵曰  
子書精邃

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散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侏詭。珠璣。為彌文。煩飾而已。簸邏。鐘鎔。進俯退俯。欲其召蘇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為齊謳。而希楚和。吳歆。而我越。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禰。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紫竹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止。煩等。淫散。惰心。闌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為燕氛。魄化魏土。而淒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送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遞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祗沴。灾青。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為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惟焦殺。求其所謂一倡。而三嘆。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狃辭狎。而鼓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散于楓庭。陸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案。

音紀卷之六

十二

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  
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于數則更  
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一變合十二  
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雷尺倚歌梵  
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  
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  
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鼓起  
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鍾大呂  
之聲商龔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  
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中聲失則律無當  
律無當則樂不比樂不比則情文俱泯情文既泯  
而旋宮之制迎氣之律其能以獨正乎是使後世  
議者見先王之所以為樂古猶今也陶匏革竹之  
器搏拊憂擊之用古猶今也其所謂六風十二律  
未必不與人齊而所謂麟鳳龜龍其去人也遠  
矣於是始疑先王之事為是夸言蓋不知理之宜

然而無足怪者。夫有恢蕩之音者，有榮懷之慶，有  
和平之鼓者，有蕃殖之財，淫厲而哀，萬寶常所以  
知隋之不以，宮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煬之無迴。  
宮離不屬，商亂而暴，而子憲識明皇之播，宮不召  
商，歸與徵，戾而嗣，真明章懷之廢，王仁裕耳黃鍾  
有爭鬪之事，裴知古聆廟樂，當慶賜之行，鼓於其  
鼓，害於其政，有不可而泯者，是故龍舟五更之鼓，  
作而國不可游，胡戎無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  
愛水，斷苦輪之歌，奮而臺城沒，打沙鑼，振銅鼓之  
伎，進而屈茨邱，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  
心亦隨，其志變者，鼓亦絕，鼓於薊芴，應於假遼，雖  
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  
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  
趨數傲辟，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哀姓之所  
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  
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

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  
 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  
 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之  
 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  
 乖乎。世異。音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  
 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  
 子之聽聲。不足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  
 志也。天地之間。溫乎其和者。無非樂也。而得之者

淮南子曰  
 委雅樂者  
 始于陽阿  
 採菱

異。取夷則之羽。不興嘉慶之門。黃鍾之宮。不作庶  
 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備鼓。必有大功。斯可  
 制樂。此先王之所恃以籙也。故有樂備制矣。而德  
 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豈惟不足樂哉。魯莊公國  
 小。鍾大而曹翹方請圖之。齊桓公謀以大鍾。而鮑  
 叔且以為過。况不有功者乎。方晉侯之如宋也。享  
 以桑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至著離而病。十之崇  
 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臺。欲作清鬴。師曠以為

黃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暝臣請辭。公弗聽。作之。飄濕。總至。散屋。亂豆。平公恐伏。晉國大旱。夫清歸。非固能變。而桑林。非固真能崇也。蓋先王所以持禮樂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亂。故其哀也。邦君諸侯。一越用之。則魄奪氣禘。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次之以急。故遁。卒之於惑。故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矣。瘵病之生。赤地之變。將非恐懼之所致邪。故樂之足恃也。如此。夫國有飢。主不殮。國有凍。君不裘。有九年之穰。而後天子食備。味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懸。是故草木未若。則不煩鐘鼓之鼓。文德未敷。則不必干羽之容。鐘鼓干羽。固飾。蘇之具爾。彼杜詵之所言。張文收之所請。唐太宗每折而不許者。亦以謂百姓安樂。則金石自暢。樂在人。蘇有不在乎。鼓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渡。膠意於區。之累黍。以祈中乎。蘇氣。不已。勩乎。夫絲固不足。

揚用修曰。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呂律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

卷之二

前紀卷之二

十六



如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較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度舊鐘樂工不平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品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

以制較。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徒賓下生大  
呂。八。左旋。終於中呂。以班固之所本也。應鐘較  
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以失不紀清濁之變也。  
其曰黃鐘。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鐘。未必果非  
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  
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適。以不共之術也。五音  
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較應。以不傳之道也。游心  
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詔其子。放  
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弟。  
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鐘。較  
不同也。而况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  
理。而恃器數以為正。祇以惑也。以至崇寧之初。魏  
漢津制指尺。於是上悼黍之非度。謀以較而定律。  
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較。  
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真較。而上黨  
無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雖然。天之自

本說而漢  
津亦不知  
然則學士  
大夫之說  
率不能勝  
工師之說  
是樂制雖  
曰屢變而  
元未嘗變  
也蓋樂者  
器也鼓也  
非徒以資  
議論而已  
今訂正雖  
詳而鏗鏘  
不叶韻辨  
而考擊不  
成鼓則又  
何取焉

陳眉公曰  
達則暢極

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黃帝伯禹。冲  
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顯遂。若以齊緯。隨廣林  
寶之徒度之。固不能損荒陋而廣正之也。鳳鳴崗  
眾鳥從。鶴在陰。其子和。夫物固有。其方而智巧  
果敢。不足以相賓。有其情。而皮毛色澤。不足以相  
使者。必也以仁為恩。使天下無不親。以義為理。使  
天下無不空。殘虐暴橫。不見乎其。上憂愁忿鬱。不  
作乎其下。黃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農工賈。無或  
失所。然浚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修五府。蘇三事。以  
為之理。合生氣之。蘇道五常之行。取仁義道德之  
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韻。布揮而不拽。幽昏而無  
聲。以為之用。應之以人。順之以天。內以正其志。外  
以達其情。廣不容姦。狹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氣。  
無自而接。上以著泰始。下以善民心。異文而合愛。  
窮本而知變。故攷之於文。則文足論。而不認。發之  
於均。則均足樂。而不派。聽斯喜。斯暢。暢斯達。達

矣而反正  
不而示派  
中節

鍾伯敬曰  
寫出曲召  
靈感禮樂  
本原作用

斯反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無悔而治道達矣。舉禹移梁。樂以邪飲。春畊秋穫。休以聆岳。是故諸侯勤治。息以鐘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箏瑟。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固非有血氣者之所能也。聖王豈固不為樂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入門金作。以示情也。陞歌清廟。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重華聆鐘石而傳夏。伊贊在樂音而歸亳。朱干玉戚。夏籥序興。豈徒樂而已邪。韶用於齊。八佾舞於家庭。世之人無或非之。是徒見散音節奏之可樂而已。至孔子則不忍見。如聞之。是蓋不徇其情。不卷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禮也。雖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為辟公。天子穆穆。奚為而起三家之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其已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設錫。冕

各  
前紀卷之  
十九

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宮懸而祭白牡。此天子之禮。子家駒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則臣下化之。而動於惡何尤乎。故禮也者。樂之大本也。泰亦為醴。非以賈禍也。而獄訟以舞。化籥為裕。非以為奪也。而鉗欽益衆。是故鐘鼓誠設。籩豆有踐。而百拜之不至。則寧酸而不飲。十獻之不至。則寧乾而不品。酒酣耳熱。拔劍擊柱。安知天子之尊。躄脚弄目。筋斗裸逐。夫又安知名教之樂邪。當此之時。而樂幾禍矣。是故君子窮其起。謹其示。哀樂之分。必以禮終。教訓正俗。必以禮成。必禮先備。而後樂之文得。而舉。故禮者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勝數也。禮作乎外。而主乎內者也。樂作乎內。而動乎外者也。禮以治外。則見而知。樂以反內。則聞而知。見而知者。觀而化。聞而知者。感而化。故禮樂者。觀感之術。而不可以偏廢也。禮交動乎上。樂交作乎下。而觀感之道得矣。禮極中。樂極

張天如曰  
運議悠揚  
究接兩薰  
之奏

和。中。和。之。本。率。於。吾。心。非。假。它。求。也。亡。國。戮。民。惟。於。吾。心。之。所。同。然。者。不。致。察。而。後。外。以。身。以。求。禮。樂。而。禮。樂。益。遠。矣。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成。化。不。時。為。無。樂。也。男。女。無。辨。為。無。禮。也。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樂。不。及。禮。具。而。樂。存。也。鯉。趨。過。庭。訊。以。學。禮。而。樂。不。告。樂。必。夫。自。得。也。顏。子。為。邦。終。之。韶。舞。虞。帝。教。胄。先。之。典。樂。非。無。詩。禮。也。立。於。禮。則。成。於。樂。矣。樂。需。禮。而。立。禮。非。樂。不。成。是。故。興。世。則。禮。樂。之。形。實。而。人。目。器。以。達。本。世。不。足。以。明。道。則。禮。樂。之。用。為。虛。文。而。人。不。足。以。化。其。上。偏。禮。特。樂。傷。天。地。損。人。民。所。以。孝。理。而。害。政。者。至。矣。王。德。不。下。通。民。欲。不。上。達。而。欲。人。之。興。讓。務。本。國。富。家。給。是。濁。源。而。求。清。派。雖。十。舜。不。能。矣。故。曰。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是。何。有。司。請。定。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於。禮。樂。則。云。不。敢。是。敢。於。法。殺。人。而。不。敢。於。禮。樂。惠。人。也。必。以。俎。豆。管。籥。之。間。小。不。備。

各

前已卷之八

二

絕而不事。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以漢之禮樂之所以為可恨。而張奮之所以自歎。豈可不懼乎。

乎。其美也。惟其美也。故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

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

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

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其所以自歎也。豈可不懼乎。

禪通紀三

路史全本前紀八卷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泌 輯 男 萃 註

雲間 吳培昌 閱 仁和 吳弘基

西湖 金堡 叅 武林 馬翔磨 全訂

禪通紀四

吳英氏

吳英氏或曰子英。見三墳策皇辟云。為太昊臣。潛龍氏作甲曆者。長也。昔者昊

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

各史 前已卷之九

不麝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新之世也。見商後有吳氏。風俗通云。吳英氏。後有吳氏。而氏譜吳氏出自少昊。夫氏姓重出。亦多有之。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邾。後而來。織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於衛。秦宋之王臣。後列於楚。諸國之公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蕩。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層出。不可不攷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為。而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為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也。有為皆善而孰為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止于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為也。有心則偽。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蝓蠖之心。與目會而泯。達于顛。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陰。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擲

按禮檀弓云。有虞人

瓦棺。夏后氏聖。周穀人棺。擲。周人墻置。嬰注云。柳衣用以障柩。周人以穀人之棺。擲。莖長。殤以夏后氏之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莖無服之殤。

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殮。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彼藏千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况于親。伏羲人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皆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窆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蘧蔭以歛。餘壤為垆。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銅三泉。上涖南山。金玉城關。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容。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容。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修士。修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容。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

各史

前記卷之九

九



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竣。若無  
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  
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  
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為其道也。  
惡足以為儉。中古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  
璣歛。而孔子黜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  
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不  
在乎其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狗外而反卑之也。  
且沐戒塗鬣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  
余窮邦之陋風。簞戶不扉。蓋次不剪。此楚之交子。  
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襞幅。  
遠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  
衆星之拱極。舜游巖廊之上。被袵衣。鼓五絃。繪日  
月於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  
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

孫月峯曰  
命義屬詞  
俱送李斯  
勸二世督  
責文來。

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鬃而怵  
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  
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  
飾玉。坐設章容黼宸。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皋芷以養鼻。錯衡以養目。  
和鑾以養耳。三公奉輓。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亾  
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  
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鬃。而不敢。信不然矣。  
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  
品。而汚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  
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罄地之毛。而為圉隸監  
門之奉。亦難乎為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  
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為儉  
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  
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為。而况唐虞與有夏氏乎。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窟。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撿菘結。以為蓐。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蘿而扉。填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其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

前六韜所敘乃吳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巢氏為在夏商間故外紀云非人皇後有巢氏也

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

河圖云有巢氏王天下也。駕六龍飛麟。從日月。號古

皇。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圖書

聖人出世之符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派坤。吐地符。河龍圖。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燧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及包羲散於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鄭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語言。以告王者。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乎。而弗取。故天下之民。飯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

見汲冢書。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于一方者。蓋

各史

前已卷之九

六

陳明卿曰。專僭之風。上古不免。故序曰。其及末也。則

亦盛世之其後  
哀世爾。

居於鹽。及盤嶺。鹽屬益部。盤嶺在長安。三秦記云。長安城有平原。數百里無山。

川湖水。民尚井汲。巢居地多井。深者五十丈。今興平始平原也。故杜甫云。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

淳璞俗。坦然心神舒。乃五盤嶺也。王康居亦云。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蓋有巢之遺化也。夫鳥能巢。蟲

能穴。天地而來。至今如此。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

耳於頻。豎方飲其牛。乃毆而還。

朝見之也。繇居箕山。今山下有牽牛墟。穎水犢泉。及樊父還牛處。石上牛迹存焉。而穎昌有巢父墓。許繇臺。而臨汝有巢父井。二臺在陽翟東十五

里。臨穎水。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聞堯禪繇曰。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非吾友也。擊而下之。繇乃去之。

耳池濱。樊豎方飲其牛。乃驅去之。恥牛飲其洗耳之

下流。繇字武仲。陽城槐里人。豎字仲父。巢父冢在登封東南四十。高一丈五尺。古史攷云。繇一號巢父。非

也。蓋曰。琴操言繇夏則居巢而繆之。人表二人也。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

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

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厭

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

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

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  
可樂之生。而有較軺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  
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  
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尚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  
灌而後薦盥者。敬之始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  
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  
是以有孚顒若。無器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  
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凌侵陽之事乎哉。陸希聲云。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獻熟祭之末。灌盥之時。誠  
敬內充。齊莊之容。顒。外見。則與祭者皆觀感而  
化矣。儀禮正義。作不觀薦。非不薦也。不觀薦爾。初  
六童子之觀。不見宗廟之美。所觀者小。故小人吉。  
九二闕。觀不見其全。女人之事。若達人則大觀矣。  
九三觀我生。自觀也。九五觀我生。謂天下之人。觀  
我也。上九觀其生。觀五也。九三觀我。不如無生。自  
我欲未失。上九觀五。志有未平。故君子无咎。五雖  
中正。觀之于民。然三上伺。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  
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臨。三陽上長泰。四陽  
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  
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

對。頤。溪。曰。陽。亢。陰。起。用。物。于。極。耳。二。語。深。于。道。德。五。千。言。

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道。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禍於微。而防患於未朕也。瓜。徒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於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凶咎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

者也。故曰。利用於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始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於地。或潛於窪。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易中。垢初。爻。所謂一人如女。尚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曰。龍潛于神。復以存神。

各史

前已卷之九

九

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

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為

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

能見天地之心矣。三卦見上經。泰而不復。則存之

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

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

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上二卦自

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

於觀而利賓於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

觀我生而進退也。孔子以三陰始否於上經。次以

下經則自二陰之遯而次以一陰之姤而反。且始

接六陰之坤與堯曆先天圖不同。以明用也。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

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

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又能觀我生。以

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正。則進

而至於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

復。戲。種。農。炎。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  
曰。穀。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連山  
剝上夫。小。人。之。為。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  
爻辭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  
矣。不。云。自。頰。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  
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  
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况。  
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始。  
初。庸。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  
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為。  
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  
特。泐。隙。而。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無。隙。之。  
可。泐。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  
正。觀。天。下。疇。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  
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  
惟。有。巢。氏。乎。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閔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闕。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疢疾。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士達似是不達之訛。然樂錄都于朱。呂覽等明言命士達。今從之。故號曰朱襄氏。朱或作株。劉昭云。陳番株邑。朱襄氏之地也。歷代作秋。今宋之下邑縣。古史攷亦云。陳之秋邑。朱襄氏之邑。攷之范志。秋當作株。即朱也。按即陳之株野。襄宇記。柘城為朱襄氏之邑。柘故城在。下邑南七十。浚有朱襄氏。邵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轂。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琴。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

韓求仲曰  
向作轂音  
妙感陰陽  
忽合精靈

之極。天下  
理為器檢  
不独琴瑟  
為然。

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  
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并毗則寒暑不成而  
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悲不能  
克也。故樂惟不可為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  
樂。樂和而王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  
古之君子無故之所以不徹燠。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墮不跡。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閔人

既鬱於內。賤理滯著而多重。

人之生也。天地合其氣。萬物資其用。氣以

形運。是故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于

頭則為腫。為風。處于耳則為竭。為聲。處目則為蔑。為

盲。處鼻則為鼽。為齆。處腹則為脹。為疔。處足則為履。為

為痿。然亦係于上之人。是以太平之世。疾癘不行。衰

亂之時。襪鬼交作。子華子曰。亂世之人。長短頡頏。百

疾俱起。民多疾癘。道多裸裎。育禿偃。疴。萬怪皆生之

謂。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為之舞。教人引舞以利

道之。是謂太舞。見呂氏春秋。孟頻帝王統錄云。陰康

之舞。亦見教坊記。治于華原。莖浮肺山之陰。驪山也。亦

志。今後有陰氏。風俗。露氏。陰氏。見姓纂。古姓書作露。相如遊獵賦云。奏陶

禮記曰治

民勞者。舞

行綴遠。治

民逸者。舞

行綴短。故

觀其舞。知

其德。

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注云陶唐當作陰康。蓋以呂覽訛作陶唐。乃字畫之傳誤。外紀云。筋骨壅閉而不達。堯作為舞以宣導之。蓋曰呂覽誤本失之。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榆。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

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

天。禪云云。以復陸。仇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見管

子大戴禮史記後有懷氏無懷氏。纂姓

贊曰

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

按封禪儀  
誰曰持禮

各

前記卷之九

十四

三十人上  
蕝壇上十  
石函蓋尚  
齋令北向  
跪。戴玉牒  
異。持禮覆  
石函。尚書  
令封上石  
檢亦洽以  
金繩。泥雜  
用四方土  
各依其危  
又白席通  
曰。天以高  
為尊。地以  
厚為德。故

以報天。附  
梁父之厚  
以報地。又  
孝經。序命  
訣曰。封乎  
泰山。考績  
燔燎。禘乎  
梁父。刻石  
絕功。

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

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

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

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畧言。觀易姓而玉封

泰山。禘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

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見大戴禮。孔子之言。惟出于

此。或疑六經中無問答封禪

者。大抵無所事。以則其禮不誦。封禪之禮。惟起國

之君得行。世所不知。孔子之時。天命未改。空問之

所不及。大戴之說。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昭穆

偶不在乎禮記爾。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明則在禮樂。幽則鬼神禮

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于人情。治道者。朝踐之前

以素。惟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文為貴。君臣

之事。豈惟聖人。惟能享帝。以其盡人道。而與帝同

德。孝子惟能享親。以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知禘

之說。則諸侯為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

上。天下可運于掌矣。故曰。禮之所尊。以其義也。知

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中庸。兼郊

社禘。嘗言之。其義一也。云禘大祀。其義眾。非其說

知哉。直不欲觀之爾。

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而以禘禮祀太廟。誣其先矣。以不可

言也。灌者求神之始也。既灌則列尊卑。分昭穆。而不欲觀者。以其逆也。夫自灌已不欲觀。則自始至終。皆不是矣。豈一二小節之云哉。始其游觀而嘆說者。願以為嘆。魯蓋以其答言。僂者知之。祀之郊

禹也。宋之郊契也。是二王之後。天子之事守也。魯何為哉。而陽席且溲。禘僖公。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夏鄣之禮。吾能言之。而祀宋不足質也。不

足質者。文獻不足故也。文者夏時之類。神而明之。獻謂老成之人。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如有用我。則吾能質之矣。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而不得致也。

之道。建之天地而不悖。致之三王而不繆。於禮何疑而不足質者。質。記也。無記人。不信。不信人。不從。祀宋之禮。文獻既不足。與明。魯又僭差。而不足觀。攷之前世。已如彼。質之當今。又如以。事可知矣。按禮運亦言祀宋。而中庸惟言祀不足質。至學商禮則有宋存者。子長居宋。冠章甫。則夫子之從商可知。蓋觀道則皆不足。學禮則僅或存者。非高言之。

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於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於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

前紀卷之九

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

漢官儀曰封禪太山漢武帝封處累其石登壇置玉牒書封石以中復封石檢又曰禪元封禪書有白氣夜有光下天關石門又曰有玉

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於大宗伯。告祭柴望。播於時邁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大抵封禪。一代惟一行也。必勅崇興。統薦之。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湯行之。周有天下八百年。惟成王行之。有其功而無其應。有其應而無其時。皆所不行。太史公之論。未悉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

而又初載之。禘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以為盛矣。崇燎。今世之無香也。至岱宗。餘岳則惟望秩。且初載之。巡行之。自後五載之。巡不復封禪。然燔柴望秩之禮。所不廢也。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堯十二年一巡。亦然。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答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惡呼。魯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歌於季氏也。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夫猶士庶人不得祭它人之祖于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所也。魯之祭之。同境內也。季氏

前記卷之九 十七

龜又曰建武二十二年東巡狩二月九日到魯十九日國家居高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闢百姓常見

按伏羲神農禪云云三皇禪經五帝禪亭云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或以為在年陰或以為在本鉅平

禮記

旅為要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備禮夫子欲求救之非救季氏備禮也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復語惟嘆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不惟以此意望之于神蓋禮之本者已不足與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分室也神尼非言矣

少乎泰山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旅見曰旅類見于泰山曰類曰類皆以臣見君之禮類于上帝旅祀也故一獻之禮不足以太旅周天宗伯典瑞職

金皆言旅上帝掌次言大旅上帝司尊彝既瞭筮師言大旅皆天子之禮也又祭山亦曰旅龜人言旅則四望預矣故四望山川不設皇邸不用金版

兩圭有邸而已祀者例以為大故之祭則非也

既非禮陪臣渡借之如禮何齊小白既伯會諸侯於葵丘因謀

封禪秦穆公九年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

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

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

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

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

禮記

前記卷之九

十一

邪音弗斷  
通研也

據此日鄭  
玄注比目  
東方異氣  
可生名鯨

後得封禪。袁準正論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  
洛陽天地之合嵩高天地之中然則今  
處天地之中告于嵩高可也不必泰山公曰寡人  
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  
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荆冷支破屠何西拘  
秦夏涉鳴沙收西虞方舟投柎而浮于滌東馬句  
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牂柯帳不庚至郢陵  
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康天下三代受命  
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鄙土之

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  
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翎之鳥然後物有  
不存而自致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臬比至  
嘉穀不生而藜藿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  
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  
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率僭曰救云者為其有顛  
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  
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封禮天子之事也王  
矣古今通論云泰山



上為天門也。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到泰山。刻石紀號。仲蓋不欲。惡戲。無諸。庶不得行。巡狩。有天

下可以為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

勢不可行也。先王所作。相時而動。不可以常情執。方觀之時。則以省方。觀民。設教。至復

之世。則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蓋在。復。猶有難。復。而省方。則或利也。古禮之名存者。

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察之為封禪。太史公自

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返使適遭河洛。

把腕。毀清。直以不得從行為命。誠以希濶之不可

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弃灰。卑

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

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木。而

不至誅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顛譽之為。使天下

之人。引手加額。忻々然。願世以為君。然後備菹櫛。

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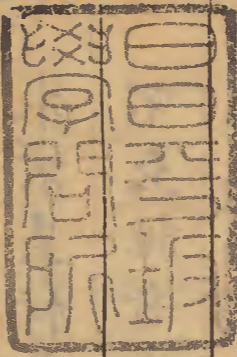
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榜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

皇史

前紀

三



撰通紀四

路史全本前紀九卷終

